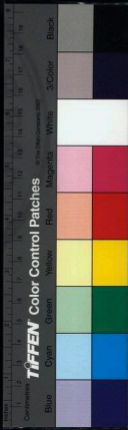


溫  
公家範  
上  
明刻本

AS ACQUISITION CENTER LIBRARY TAIWAN, R.O.C.



為齊泰示贈  
紫限不寒錄一  
燕保也



遺編曰嗟乎是乃先生之所爲  
無射也哉顧其最夷易寔切實  
者則有家範一書諄諄亶亶  
爲齊家示訓夫經晉誠意而極  
之治平先後本末昭昭而其出  
身加民則于家庭見端故曰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

溫公家範跋

先文正公家範事類古今義無述作上  
自卿士下逮庶人凡家行陰美可爲世  
法者罔不備載如治人鎔金陶人埴埴  
圓飶方直一聽之于範不少差借顧家  
之本在身而身之主宰在心求之吾心  
取家範兩載佳言懿行以證吾心決吾  
嚮往則範自我立化自我行已真已偽



皆由已而由人乎先大夫邵武公刻之  
于闕板毀無存未得傳世先大人孝廉  
公未仕早歿亦不克成所志露家徒四  
壁無力梓行荷蒙

當道名公崇賢重道所賜俸金露授梓  
人永垂懿範傳之海宇允可範俗足為  
聖明風化之助又不獨為寒家之範已也  
昔

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先生  
之學惟誠惟一足以感人主孚  
夷虜薄海內外無不舉手加額  
欣欣戴司馬相公者此其身先  
之範固自不言而喻且夷考當  
年立朝大節如預請建儲抗議  
濮禮與夫因災異而陳慈孝矢





謨洋洋一本修齊真如布帛菽粟別無吊詭竒異之譚可以炫飾聽聞而一時傾注者亡慮識與不識何者誠故也余竊怪世之好爲吊詭竒異者于夷易切實之旨一切厭薄爲不足道獨不觀轉大木于河澚者乎前呼輿譟後者應之斯時卽有齊謳郢調吳歛越吟與激羽流商之曲皆侈而無當則知夷易切實之有關於世教也噫足可以測家範矣余故願附一言而授諸先生之裔孫

奉



勅提督山西學政蒼溪後學吳時  
亮書于平水之衡文公署

天啓丙寅端陽日十八世孫露頓首謹  
識

十九世孫嶧嵩峰巖嶮岐校梓



家範跋終

家範卷之一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噪嵩嶧巖喻岐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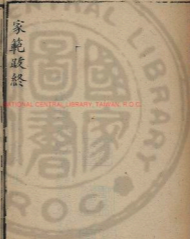
周易三三離上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

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爲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



家範跋終

家範卷之一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燦嵩嶧巖嶮岐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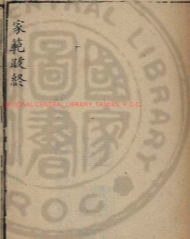
周易三三離上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

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爲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



由內以相成熾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恒而身無擇行

初九閑有家悔亡

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宜過乎恭家與其瀆宜處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為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至近尊能富其家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

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於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

知施於人也

象曰咸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蓂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孝經曰閨門之內其禮矣乎

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果在是矣

嚴父嚴兄

事君事長之禮也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徒役卑牧也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卑牧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下相安

昔四岳薦舜於堯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叡叡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承蒸乂不格姦

諧和蒸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跡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  
女以治家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降下媯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  
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帝曰欽哉

欽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詩稱文王之德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  
此皆古聖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於後世爰自舜

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為人法者今采集以

為家範

治家

衛石碻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也齊晏嬰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  
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  
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夫治家莫如禮  
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為先禮男女

不雜坐不同櫪枷不同中櫪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  
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柵內言不出於柵女子許  
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  
兄姑弗與同席而坐弟與同器而食

皆爲重刑也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櫪  
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  
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  
所以遠別也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  
以相問也柵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  
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  
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葬公子之舍則  
已畢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  
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

重別有禮乃相纏固

故日月以告君



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  
齋戒以告鬼神

婚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禋席以告鬼神謂此也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

會賓客也

以厚其別也

厚重慎也

文男女非祭非喪不相受器

祭嚴喪遽不媵也

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奠停地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子入

內不笑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笑譖謂叱叱媿有隱使也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擁獨障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地道尊右

又子生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厚其別也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

外傳教學之師

女子十年不出

恒居內也

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闕限也

又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有歸壺沒則使鄰壺

魯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

如之也

康子在其朝

自其外朝也

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寤門弗應而入

入康子之家也

康子辭於朝而入見

辭其家臣入見敬姜也



曰肥也不得開命無乃罪乎曰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

夫外朝子將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充季氏之政焉

充治也

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闈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闈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

私矣

闈闈也門寢門也

漢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剛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諫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雖無必死申申如也僮僕訪訶如也唯謹其執喪哀  
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雖齊魯諸儒賢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  
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  
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  
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菹劑臚身自泔  
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萬石君徙  
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臧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  
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甚孝於萬石君

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  
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經營產業物無  
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實故能上下勑力財利遂倍

乃至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廡舍皆重堂高閣  
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  
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  
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贖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  
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  
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  
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惡爭往償之諸子從數竟不  
肯受

南陽馮良志行高潔遇妻子如君臣

宋侍中謝弘微從叔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陽公  
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  
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  
田禁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  
紀生養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  
命晉陽公主降封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  
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  
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嘆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  
可謂知人儻射爲不亡矣中外親姻道俗義舊見東

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咸弘微之義也  
弘微性嚴正衆止必修禮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  
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  
十餘所及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  
崇奴僮猶數百人公私或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  
宅僅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物不取自以私祿常差混  
女夫殷敷妻好桴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滯奪其妻  
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謙  
一無所爭弘微勇于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  
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  
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盡棄物江  
海以爲庶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  
能無言豈可道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之身死  
之後豈復見關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  
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亂盜賊群起君  
良妻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烏雛交置巢中於是羣  
鳥大相與鬪舉家恠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



爭鬪之秋群鳥尚不能聚居而况人乎君良以爲然  
遂相與折居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  
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徙聚居  
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  
一厨子弟數十人皆以禮法貞觀六年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  
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  
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  
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不食或有不  
均卑勿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過遠成乖爭苟能用  
與忍之則常睦雍矣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有家法中門  
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  
仲鄧等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公私事接  
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  
燭至則以吹命子第一人執經史立燭前即讀一過  
畢乃講議君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  
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

嘗一日變易其過飢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踈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杜套顯文絹為管裝常言必待資粧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薨袁仲鄂一遵其法

國朝公知能守先法久而不棄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飯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

林學士宗諤所制也夫人瓜子之利不及虎豹智力之強不及能龍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及為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之以禮使人知父子兄弟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幹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繁然條理以為榮觀哉乃實欲更相依庇以扞外患也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十九隻

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  
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  
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爲強况華夏乎聖人知一族  
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爲之甥舅婚媾姻婭以輔之猶  
懼其未也故又愛養百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  
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其身安若春  
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  
不先親其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也彼愚者則不  
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故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  
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昔周厲王棄其九族詩  
人刺之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  
苟爲獨居斯可畏矣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  
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萬猶能庇其根本  
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繼尋斧  
焉者也必不可若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  
攜貳若之何去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

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爲右師譖於十公而逐之左師

曰汝亥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女果亡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等而皆在於齒德雖謂之君子不貴也故欲愛其身而棄其宗族為在其能愛身也

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等為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厚薄也

漢世諺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第也

梁中書侍郎裴子野家貧妻子常苦飢寒中表貧乏者皆牧養之特逢水旱以二碩米為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曾無厭色此謂睦族之道者也

家範卷之二

祖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噪嵩嶧噉喻岐梓

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何以言之今之為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苛慙慙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為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養其家自於數千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時歲之



家範卷之二

祖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噪嵩嶧噉喻岐梓

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何以言之今之為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苛慙慙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為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養其家自於數千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時歲之



聞奢靡游蕩以散之及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  
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厲靈之也始則欺給攘竊以  
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俟其死而償之觀其  
意惟患其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醜毒  
亦有之矣然則葬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  
之惡而為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  
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  
納鎖而封之蓋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  
因絕不知人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竊取其財其

人後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  
相與爭匿其財遂致聞訟其處女亦蒙責執牒自訴  
於府庭以爭嫁資為鄉黨笑蓋由于孫自幼及長惟  
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因人所不能無  
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為累矣使其子孫果賢邪豈  
蔬糲希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邪雖  
積金滿堂莫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  
然則聖賢皆不顧子孫之匱乏邪曰何為其然也昔  
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舜

自側微積德至於為帝子孫保之享國百世而不絕  
周自后稷公劉太王季文王積德累功至於武王  
而有天下其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豐德澤明  
禮法以遺後世而安固之也故能子孫承統八百餘  
年其支庶猶為天下之顯諸侯棋布於海內其為利  
豈不大哉

孫叔敖為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  
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  
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  
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累世不失

漢相國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  
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世家所奪

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鄉里天子賜金二十斤太  
子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  
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何趣賣以共其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  
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甚宜從  
大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





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後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息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涿郡太守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公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南唐德勝軍節度使燕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營草履事吳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近故張文節公爲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風雨服用飲膳與始爲河陽書記時無異其所親或規之曰公月入俸祿幾何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清儉爲美反以爲有公孫布被之詐文節嘆曰以吾今日之祿雖侯服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祿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爲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

人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此皆以德業遺子孫者也所得願不多乎

晉光祿大夫張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止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昌熾公侯將相至梁陳不絕雖未必因墓地而然足見其愛子孫厚於身矣先公既登侍從常曰吾所得已多當留以遺子孫處心如此其顧念後世不亦深乎

二卷終

石碯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自古知愛子不知教使至於危辱亂亡者可勝數哉夫愛之當教之使成人愛之而使陷於危辱亂亡為在其能愛子也人之愛其子者多曰兒幼未有知耳俟其長而教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顧不多哉又如開籠放鳥而捕之解韉放馬而逐之焉若勿縱勿解之為易也

曲禮幼子常視毋誑

品

卷

二



人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此皆以德業遺子孫者也所得願不多乎

晉光祿大夫張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止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昌熾公侯將相至梁陳不絕雖未必因墓地而然足見其愛子孫厚於身矣先公既登侍從常曰吾所得已多當留以遺子孫處心如此其顧念後世不亦深乎

二卷終

石碯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自古知愛子不知教使至於危辱亂亡者可勝數哉夫愛之當教之使成人愛之而使陷於危辱亂亡為在其能愛子也人之愛其子者多曰兒幼未有知耳俟其長而教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顧不多哉又如開籠放鳥而捕之解韉放馬而逐之焉若勿縱勿解之為易也

曲禮幼子常視毋誑

品

品

二



小未有所知警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母誑欺  
立必正方不傾聽

習其自端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

負劔辟呬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傍辟呬詔之謂傾頭

與語口旁曰呬

則掩口而對

習其鄉等者屏氣也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翁男擊華女  
擊婦

俞然也擊小囊盛悅巾者男用華女用繒有飾緣  
之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方名東西南北之類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早其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敬之議

視以應耻

九年教之數日

知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外傳居宿於外學士計十有三年學樂誦

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成童十五以上

曾子之妻出外兒隨而啼妻曰勿啼吾歸焉爾殺豕  
妻歸以語曾子曾子即烹豕以食兒曰母教兒欺也

禮記言古之王者太子始生則舉以禮使士負之過  
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  
已行矣提孩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  
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  
節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  
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  
楚不能不楚言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Orange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子生咳哭師保固明仁孝禮義道習之矣凡破綻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焉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連爲恣其所欲宜誡翻獎靡可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乃制之棰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長成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云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言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惟其肌膚爾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懇勤督訓者豈願苛責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

梁大司馬王僧辨也

母衛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爲三十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楚撻之故能成其勳業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寸少爲父所寵失於教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  
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語言不擇為  
周遜抽腸斃鼓云然則愛而不教適所以害之也恃  
稱鴈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至  
於人或不能然記曰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使  
其所親果賢也所下果無能也則善矣其溺於私愛  
者往往親其無能而下其賢則禍亂由此而興矣  
剖氏家訓曰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獎多  
矣賢後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於憐有偏寵者雖  
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  
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  
謂靈龜明鑑此通論也

曾子出其妻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曾子告其子  
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  
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後漢尚書令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樂室暉歎  
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今之人年長而  
子孫具者得不以先賢為鑑乎

內則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庸之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

怒謹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君子之所以治其子婦盡於是而已矣今世俗之人其柔儒者子婦之過尚小則不能教而嘿藏之及其稍著又不能怒而心怒之至於惡積罪大不可禁遏則嗃嗃讙訶至有成疾而終者如此有子不着無子之爲愈也其不仁者則縱其情性殘忍暴戾或聽後妻之譏或用嬖寵之計捶朴過分棄逐凍餒必欲冥之死地而後已康誥稱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謂之元惡大憝蓋言不孝不慈其罪均也

母

爲人母者不慈不慈患於知愛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使淪於不肖陷於大惡入





於刑辟歸於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自古及  
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數

周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  
出傲言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能胎  
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  
夜則令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藝  
博通矣彼其子尚未生也固已教之况已生子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

踊躍堯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  
嬉戲爲術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徙  
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  
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  
曰歎汝汝既口悔口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  
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食既長就學遂成大儒彼  
其子尚幼也固已慎其所習况其長乎

漢丞相翟方進繼母隨方進之長安織履以資方進  
進學晉太尉陶侃早孤貧爲縣吏番禺孝廉范滂常



過倪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  
肴遂薦倪於廬江大守召為督郵由此得仕進  
後魏鉅鹿魏緝母房氏緝生未十旬父溥卒母鞠育  
不嫁訓道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  
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餐須其悔謝乃食  
唐侍御史趙武孟少好田獵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  
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  
孟感激勸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至美官

天平節度使柳仲卿母韓氏常粉若參黃連和以餵

席以授諸子每夜讀書使喻之以止膳

太子少保李崇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  
子久雨宅後古塙頽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  
焚香祝之曰天益以先君餘慶慈妾母子孤貧賜以  
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  
所歆也亟命掩之此唯患其子名不立也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夫為人  
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  
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矣稷子遂慚而出反其金而自



歸於宣王請就誅宣王悅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復其位而以公金賜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也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它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察吳司空孟仁嘗為監魚池官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也

晉陶侃為縣吏嘗監魚池以一緋鮓遺母母封鮓責

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隋大理寺卿鄭善果母翟氏夫鄭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鄭君死雖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遠不嫁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持節大將軍業許開封縣公年四十授沂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郭後察之聞其割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

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  
非怒汝乃慙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酒掃知汝先  
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樂之  
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耳有  
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乃荷忠臣之業乎汝自  
童稚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  
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  
或死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辜戾吾死日何  
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至夜分而

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幸俸幸足母何自  
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  
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天子  
報汝先人之殉命也當散贖六姻爲先君之惠柰何  
獨擅其利以爲富貴乎又絲帛紡績婦人之務上有  
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  
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使不御脂粉常  
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  
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



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庄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候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俸佐善果亦由此充已滿為清吏考為天下最唐中書令崔玄暉初為庫部員外郎母盧氏嘗戒之曰吾嘗聞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官於外有人來言其貧窶不能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吾常重其言比見中表任宦者多以金帛獻遺其父母父母但知之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

非道得之此乃為盛而未終者耳安得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祿苟不能忠清雖日殺三牲吾猶食之不下咽也玄暉由是以廉謹著名李景讓官已達髮斑白小有過其母猶撻之景讓事之終日常兢兢及為浙西觀察使有左右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下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安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宣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Orange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至為之請不許將佐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此惟恐其子之入於不善也

漢汝南功曹范滂坐黨人被收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魏高貴鄉公將討司馬文王以告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崇沈崇出走告文王經獨不往高貴鄉公既薨經被收解毋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但恐不得死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焉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此非不愛其子惟恐其子為善之不終也然則為人母者非徒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當養其德使不入於邪惡乃可謂之慈矣

漢明德馬皇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皇后母養



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  
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  
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古今稱之以爲美談  
隋番州刺史陸讓母馮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  
子也坐賊當死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請朝堂數讓  
罪於是流涕爲咽親捉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  
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  
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  
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豁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  
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舍婦與馮相識以  
旌寵異

齊宣王時有人闕死於道吏訊之有兄弟二人立其  
傍更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  
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  
舍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  
能知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受命召其母  
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  
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

其少者相愛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  
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  
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  
今既愛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人之託而不信其  
諾也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昔言忘信是  
欺死者也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予雖  
痛子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之於王王美其義  
高其行皆赦不殺其子而尊其母號曰義母

魏芒慈母者孟楊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

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  
乃令其三子不待與前妻之子齊衣服飲食進退起  
居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  
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勞以救其  
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矣何為憂懼勤勞  
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  
其害獨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人且其父為其孤  
也使妾而樂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  
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



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  
羞至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  
其子而復其家自此之後五子親慈母雍雍若一慈  
母以禮義漸之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

漢安衆令漢中程文矩妻李穆妻有二男而前妻四  
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妻慈愛溫仁撫字益  
隆不食資使皆無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  
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吾  
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憊母惻隱親自爲調藥膳恩

情篤密與疾又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  
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  
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  
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蜀除  
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  
今之人爲人嫡母而疾其孽子爲人繼母而疾其前  
妻之子者聞此四母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魯師春姜嫁其女三粧而三逐春姜問其故以輕侮  
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



務貞嚴爲首今爾驕溢不遜以見逐曾不悔前過吾  
告汝數矣而不吾用爾非吾子也管之百而留之三  
年乃復嫁之女奉守節義終知爲人婦之道今之爲  
母者女未嫁不能誨也既嫁爲之援使挾已以陵其  
婿家及見棄遂則與婿家聞訟終不自責其女之不  
令也如師春姜者豈非賢母乎

家範卷之三終

家範卷之四

子上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慄高嶧嶢嶸峻嶂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  
經而民是則之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  
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又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孟子曰不孝  
有五階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悖奕好飲



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  
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夫爲人子而事親  
或虧雖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恭已之身不近危辱

養則致其樂

樂親之志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嚴有恭也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未  
敬何以別乎禮子事父母鵠初爲成盥漱盛饗鋪以  
適父母之所父母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  
之勿敢近

傳移也

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

卮匱酒漿器敦牟黍稷器

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齊莊也

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厭噫噉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  
唾洩

睇傾視也

寒不敢襲瘵不敢搔

襲謂重衣

不有敬事不敢祖楊

父黨無參

不澆不樞

樞揭衣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及必面

告面同耳及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緣親之意欲知之

恒言不稱老

廣敬

又爲人子者居不主臭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

門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闕之中央內則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食饗不爲祭

祭量也不制特賓客饌具之所有

祭祀不爲尸

尊者之處爲其夫子道然則尸上筮無父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坐不苟笑

爲近于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譽不欲見笑君

子樂然後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

服事也不闇冥之中從事焉有非常且嫌失禮也

懼辱親也

宋武帝卽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繼母蕭太后未嘗

失時刻彼爲帝王尚如是况士民乎

梁臨川靜惠王宏兄懿爲齊中書令爲東昏侯所殺



諸第皆被叔僧慧思藏宏符免宏避難潛伏與太妃  
異處每遣使察問起居或謂逃難頑密不宜往來宏  
銜涕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警廢彼在危難尚如  
是况平時乎

寓子者不敢自高貴故在禮三賜不及車馬

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  
三命而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  
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  
受自卑遠於君

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

國初平章事王溥父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  
不安席祚曰豚犬不足爲之起此可謂居則致其敬  
矣

禮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起左右佩服以適父母之所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疢癢而敬抑搔之  
怡悅也疢疥抑按搔摩也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先後之隨時便也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

槃承盥水者巾以悅手

問所敬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溫籍也

父母之命勿逆勿怠

恃其孝敬之愛則或違懈

若飲之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

請後命而去也

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待後命釋藏也

又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于尊也

又爲人子之禮久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安定其床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

在醜夷不爭

醜象也夷猶儕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





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服五采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爲小兒啼弄雛子親側欲親之喜

漢諫議大夫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避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

案比

案驗以比之猶今兒聞也

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宋會稽何子平爲楊州從事吏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未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殺者若不可寄至



家則不肯受後為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  
及妻子人疑其儉薄予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  
已問者怒而退

同郡郭原平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  
每為人傭作止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  
父母不辦有肴味菹菜盞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  
中竟日義不獨飽浪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糶買  
然後舉爨

唐曹成王暉為衡州刺史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薨  
而感出則囚服就辟入則擁笏啣魚坦坦施施貶瀾  
州刺史以遷入賀既而事得直復遷衡州然後跪謝  
告實此可謂養則致其樂矣

憂不為容也

言不情

憂不在私好情不正之言

本憂不御

憂不在樂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憂不在味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憂在心難變也商本曰矧大笑則見

疾止復故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雖祔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

安否何如

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御如小史直日

矣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孝子恒兢兢

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又復也

及莫又至亦如之

莫夕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



履

節謂居處故事履踏地也

王季復膳

飲食安也

然後亦復初

憂解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文王有疾武王下此冠帶而養

言常在側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欲知氣力箴藥所勝

旬有二日乃間

間猶瘳也

漢文帝為代王時薄太后常病三年文帝目不交睫

不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晉范喬父察仕魏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察遂稱疾閤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



侍左右候其顏色以知其音如山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奇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家沒足不出里邑

南齊庾黔妻為陵川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遽疾黔妻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病第三日醫云欲知瘥則但嘗羹餅苦易泄利驗羹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奇命盡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改得至月未晦而易亡

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惠離帝親自吮膿

北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憔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出辰時方還求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病苦小增便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每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拍手心血流出袖此可謂病則致其憂矣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衰



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觸地無容

言不文

不爲文飾

服美不安

不安美飾故服衰麻

聞樂不樂

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青不其

青美也不其美味故蔬食水飯

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改不戚

性此聖人之政也

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虧孝道故聖人制

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備後夫孝

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有終竟



之限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周刀爲棺周棺爲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  
內於棺也

陳其簠簋而展版之

簠簋祭器也陳與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之

擗踊哭泣以送之

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生事敬愛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君子之於親喪固所以自盡也不

可不勉喪禮備在方冊不可悉載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畢執親之喪也

子畢孔子弟子名采

泣血三年

言泣無聲如血出

未嘗見齒

言笑之微

君子以為難

顏丁善居喪

顏丁魯人

始死皇皇馬如有求而弗得及殯皇皇馬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從隨也愷愷貌

唐太常少卿蘇頌遭父喪睿宗起復為工部侍郎頌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殞絕上乃聽其終制

左庶子李涵為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至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蔬飯飲水齋





地而息使還諸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自餘能盡哀竭力以喪其親孝感當時名光後來者世不乏人此可謂喪則致其哀矣

孔子曰祭如在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

思之熱也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外盡物內盡志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

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存者則謂其思念也

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勿勿猶勉勉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敬思

格至也矧况也敬厭也言孝子之享親盡其敬愛之心而已矣安知神之所處於彼乎於此乎况敢有厭怠之心乎  
此其大畧也

孟蜀太子賓客李郭年七十餘享祀考猶視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遠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喻已常慎恐有毀傷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



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爲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

故君子項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言出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徑步邪趨疾也

或曰親有危難則如之何亦憂身而不救乎曰非謂其然也孝子奉父母之遺體平居一毫不敢傷也及其狗仁蹈義雖赴湯火無所辭况救親於危難乎古以死殉其親者多矣

晉末烏程人潘綜遭孫恩亂攻破村邑綜與父驛共走避賊驛年老行遲賊轉逼驛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驛困之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



乞賜生命賊至驟亦請賊曰兒小自能走今為老子  
不去老子不惜死可活此兒賊因斫驃綜乃抱父於  
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  
來會曰卿舉大事此兒心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  
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齊射聲校尉虔道慙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慙尚在擗  
掇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  
遠乃自負糈負釜自達及至州尋求母經年不獲日  
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有姬負薪自

外還道慙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俯伏號泣遠  
近赴之莫不揮淚

梁湘州主簿吉珣

珣字云切

父天監初為平鄉令為吏所

誣逮詣廷尉珣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  
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為吏訊乃虛自引  
咎罪當大辟珣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  
尚以其童稚疑受教於人敕廷尉恭法度嚴加勸誘  
取其疑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墨厲色問曰爾求代  
父死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

爾童孺志不及此必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  
相聽許對曰因雖榮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  
穉唯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骨  
臆上千萬乘今欲狗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柰  
何受人教也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  
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矣以此妙年苦求湯鏹粉  
曰凡覬餽茀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鑿粉但父  
挂淫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粉初見囚獄  
揀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着一  
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  
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子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  
尹何量粉之薄也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親  
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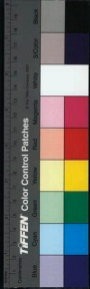
家範卷之四終

家範卷之五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噪嵩嶸巖嶮峻  
子下

書梅舜蒸蒸又不格姦何謂也曰言能以至孝和頑  
器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惡也

曾子耘衣誤斬其根督怒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  
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督曰罔也  
參得罪於大人用力敬參得無疾乎退而施房援琴  
而歌歌令曾督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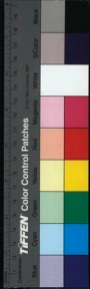
家範卷之四終

家範卷之五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噪嵩嶧巖嶮岐梓  
子下

書梅舜蒸蒸又不格姦何謂也曰言能以至孝和頑  
器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惡也

曾子耘衣誤斬其根督怒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  
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督曰縞也  
參得罪於大人用力敬參得無疾乎退而苙房援琴  
而歌歌令曾督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



門弟子曰參來勿內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汝不聞乎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殛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乎天子之民其罪莫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夫遂造孔子而謝過此之謂也

或曰孔子稱色難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

而後順之者也然則經何以貴於諫爭乎曰諫者爲救過也親之命可從而不從是待死也不可從而從之則陷親於大惡然而不諫是路人故當不義則不可不爭也或曰然則爭之能無拂親之意乎曰所謂爭者順而止之志在於必從也孔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曰幾微也幾諫納善言于父母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包曰見父母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



禮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者不入起敬起  
孝說則復諫

起猶更也

不說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子從父之命不可謂孝也

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又曰  
事親有隱而無犯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又曰三  
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罪無所之也或曰諫則  
彰親之過奈何曰諫諸內隱諸外者也諫諸內則親

過不遠隱諸外故人莫得而聞也且孝子善則稱親  
過則歸已凱風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心如是夫  
又何過之彰乎

或曰子孝矣而父母不愛如之何曰責已而已昔舜  
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爲事舜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

人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  
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已自責不責于  
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負罪引惡極哉見替賤孽孽齋慄替賤亦允若誠之至也如替賤者猶信而順之况不至是者乎

惡惡戰事也萋萋齋慄敬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慄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弗怨漢侍中薛苞好學為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於廬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

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晉太保王祥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有丹黍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為孝純至如此母終居喪悴毀杖而後起

西河人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泣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



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菽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  
尋汾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  
母卜氏心悟撫延如已生

齊始安王謏議劉渢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  
紹被教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  
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  
蒲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濼渢憐愛之不忍捨常在床  
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  
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瘳感其意慈愛

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渢立齋宇庭席不賦侯王

唐宣歙觀察使崔衍父倫爲左丞繼母李氏不慈于  
衍衍時爲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敝衣  
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倫使于蕃中衍不給衣食  
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打之衍  
泣涕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  
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  
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  
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次子郗每每多取

母錢使其主以書契徵負于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  
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子誠孝而父母不  
愛則孝益彰矣何患乎

或曰妻子失親之意則如之何曰禮子甚宜其妻父  
母不說出

宜猶善也

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  
骨不棄

而隸校尉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常于母前叱狗水

去之

齊征北司徒記室劉歊音桓母孔氏甚嚴明歊年四十

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掾彥回爲歊娶王

氏女王氏穿壁挂履上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歊即

出其妻

唐鳳閣舍人李迥秀母氏庶賤其妻崔氏嘗叱媵婢

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妻或止之曰賢室雖不避

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

今違忤顏色何敢留也竟不從



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黃金一釜或曰郭巨非中道曰然以其教民民猶厚於慈而薄于孝

或曰五母在禮律皆同服凡人承嫡繼慈養之情烏能比于所生或者疑于僞與曰是何言之謬也在世為人後者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如

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若子者謂所為後之子如親子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况嫡母子之君也其尊至矣

梁中軍田曹行參軍庾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蓋許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裘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浹露為爛墓在新林忽有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歌甘蔗沙彌遂不復食之

漢丞相程方進既富貴後母猶在進供養甚篤

太尉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称老

漢顯宗命馬皇后母卷肅宗肅宗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帝既專以馬氏為外家故所生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宗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而已

古人有丁蘭者母早亡不及養乃刻木而事之彼賢者孝愛之心發于天性失其親而無所施至于刻木猶可事也况嫡繼慈養之存乎聖人顯賢者之心而

為之禮豈有聖人而教人為偽者乎

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為安宅兆而未葬猶行而未有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物有厚薄奔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

國家諸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蓋以非同位外姻無營墓者適時之宜更為中制也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倚廬窆苦枕塊既虞而後有變蓋孝子之心以為親未獲所安已不敢即安也

漢蜀郡太守范慮王莽大司徒丹之孫也父遭喪亂客死于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陽鄉里年五十辭母西迎父喪蜀都太守張穆丹之故吏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纒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鈞求得之療救僅免于死卒得歸葬

宋會稽賈思母亡未葬為降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踊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栢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蜀祖布三世追贈恩顯親左尉



會稽郭原平父亡爲塋壙凶功不款假人已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塋墓者助之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開練又自賣丁夫以供衆費窶之事故儉而當禮性無學術固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伏動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周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塋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著不就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菹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葺葺祭典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塋家壙

新野庾震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貨書以營事至乎孳孳然後成葬事賢者于葬何如其沒沒也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爲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揔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





戶樞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死而形体有所付也而既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埋之况爲人子孫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

唐大常博士呂才叙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体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坎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墓必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

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中乃克葬是不擇日也聲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終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者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大壽皆因卜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討其丘壙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遠於辨誦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遷葬時而規財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親不葬而求利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已哉世又有用羗胡法自焚其柩收爐骨而葬之者  
人習焉常恬莫之惟嗚呼詭俗詩戾乃至此乎或曰  
旅宦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蔬奠曰  
如庶范輩置其家富也延陵季子有言骨肉復歸于  
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為天子巡狩至蒼梧而  
殂葬于其野彼天子猶然况士民乎必也無力不能  
歸其柩即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于毀焚乎或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具此數者可以  
為大孝乎曰未也天予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為孝諸侯以保社稷為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為孝  
以保其祿位為孝皆謂能成先人之志不墜其業者  
也

晉庾袞父戒袞以酒褻嘗醉自責曰予廢先人之戒  
其何以訓人乃于父墓前自杖三十可謂能不忘訓  
辭矣

詩云題彼鶉鴝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

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

曰事親者君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貽遺也果決也

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

日歟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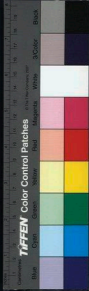
道察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備非及其親敢不敬乎享熟饗燕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爲人子能如是可謂之孝有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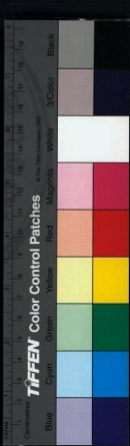


家範卷之五終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IRMAN R.O.C



温  
公  
家  
範  
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姆教媿媿聽從

媿謂言語也媿謂容貌也

執麻采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紃條

觀于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

當及女時而知

十有五年而笄

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

十則笄

三十而嫁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室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  
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成  
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  
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媿  
媿也婦功麻絲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芼藻  
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芼藻為羹菜祭無牲牢  
告事耳非正祭也其祭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Color Magenta Yellow Cyan Green Blue



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曰大家女戒曰今之君子徒知訊其男極其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女而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教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而志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教哉夫云婦德不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麗之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盡行己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迫不詘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盟院塵穢服

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凡人不學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也於是乎有身為恭亂而不自知其非也禍辱將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則為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讀孝經論語及詩禮畧通大義其女功則不過桑麻織績制衣裳為酒食而已至于刺繡華巧管絃歌詩皆非女子之所

習也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儆戒  
漢和熹鄧皇后六歲能文書

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漢書  
曰教學童之書也

十二通詩論語諸凡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  
下意猶出意也

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文工  
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室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意  
修婦榮恭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其餘班婕妤曹

家之徒以學顯當時名垂後來者多矣

漢珠崖令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  
為係臂及令死當送葬法珠入於闕者死繼母棄其  
係臂珠其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之  
知遂與家室奉喪歸至海關海關候吏搜索得珠十  
枚於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  
在左右心恐繼母去置奩中乃曰初坐之吏曰其狀  
如何初對曰君子不幸夫人解係臂去之初心惜之  
取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吏將初劾之繼母意

以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勅兒兒誠不  
知也兒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心不忍棄  
且置鏡奩中迨奉喪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  
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  
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強名之以活初身夫人  
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頰送喪者盡哭哀動傍  
人莫不爲酸鼻揮涕聞吏執筆勅不能就一字聞候  
垂泣終日不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生之不  
忍加文母子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乃

知男獨取之

宋會稽寒人陳氏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  
所知父篤癯疾母不安其室遇嚴饑三女相率于西  
湖採菱粳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息鄉里稱爲義門  
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榮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  
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基側

又諸暨東灣里屠氏父女失明母病親戚相棄鄉  
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約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  
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上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

無兄弟誓中墳墓不嫁

唐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年十七聞父兄沒于邊披髮徒跣縗縗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壘植松栢剪髮壞形廬于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奏之詔旌表門閭與數女者皆以單悍事其父母生則能養死則能葬亦女子之英秀也

唐奉天寶氏二女雖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承秦中群

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卷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墜簾穴間盜曳出之騎逼以前啼聲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從之自投折足敗面血流被體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采蠶其家丁役二女遇亂守節不渝視死如歸又難能也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  
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道自  
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  
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  
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  
遠哉

後魏孝女王舜者趙鄆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  
協齊之際長忻與其妾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

又二妹梁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養  
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備  
姊妹俱長親戚欲嫁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  
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  
汝報復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  
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  
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原罪禮  
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舜以幼女慈志發憤卒袖白  
刃以棋盤晉人之曹豈可以壯男子反不如哉

孫

書曰辟不辟忝厥祖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然則  
為人而怠于德是忘其祖也豈不重哉

晉李密健為人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  
繼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  
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  
罔藥必先嘗後進仕蜀為涪蜀平奉始初詔徵為太  
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曰  
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  
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  
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烏私情乞願終  
養武帝登而許之

齊彭城郡丞劉歊音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

藥潰指為爛

後魏張元芮城人世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年六歲  
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謂其貪  
戲乃以杖擊其首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

形爲覆其蒙元不能喪盡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  
拾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請佛經  
禮拜以祈福祐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  
明今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  
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禱告家人三日  
祖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  
冠不解且夕扶持及祖沒號踊絕而後蘇隨其父水  
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嘆異之縣博士楊輒等二百  
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此皆爲孫能養者也

唐僕射李公

名

有若第在長安修行里其寤鄰即故

日南陽相也

名

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

下相君選妓數輩以宰府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

獨書閣東齋乃李公允舍也意欲吞之垂涎少俟且

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爲必遂及復札大

失所望又踰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欲以厚價購之

或曰水竹別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

子弟官蓋其稍動初意竟亡規命有王處士者知書

善恭加之敏辯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Orang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告之託其諷誦王生作奉其百勇于展効然以李公  
補直伺良便者久之一日公遽病生獨侍前公謂曰  
節衰骨虛風氣因得乘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  
米粟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集樹杪某心憂之果  
致微恙空院之末妖禽猶枳枸未粟矣凡如齋器換  
繡未如鬻之以贖醫藥李公下慈揣知其意怒髮上  
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餓死鷓窺而死亦其命也先人  
之弊廬不忍為權貴僉矣之地揮手而別自是王生  
及門不復接矣

平蘆節度使楊損初為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  
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廬以巖第損宗族仕者十  
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也損曰今  
尺寸土皆先人舊物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耶窮  
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獄中餘年還彼室  
宅尚以家世舊物不忍棄失况諸侯之子社稷大夫  
之子宗廟乎為人孫者可不念哉

伯叔父

禮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聖人緣情制禮非引而進





之也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  
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  
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伯魚賢者豈肯  
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哉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  
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蓋所以見其  
公也

宗正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  
獲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  
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平不聽曰力不能

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而不顧

侍中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  
輒笞杖用自杖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侍中薛苞弟子求分財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也田廬取其

荒頓頓猶廢也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  
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發其產輒復

賑給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召妻



子而逃又遇賊掠其半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  
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  
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  
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  
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緩服彼喪三  
年

太尉鄧鑒少值永嘉亂在鄉里嘗餓婦人以鑒名  
德傳其餘之時元子邁外甥同小常攜之就食  
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殺共在濟乎恐不能蒸有  
所存鑒于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遂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  
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世有殺  
其孤規財利者獨何心哉

姪

宋義與人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  
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  
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  
倦怠惟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

操行學之事由此得釋

唐柳泌叙其父天平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

保名公如事元公名公非甚疾見大保未嘗不束帶

任大京兆監職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候太保

馬過方登車每暮東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

緘言終不以官達稍改太保常言于公卿間云元公

之子事其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也

家範卷之六終

家範卷之七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標高峯嘯喻岐梓

兄

弟

姑姊妹

夫

兄

凡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為弟而不恭者孰若象萬章問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



操行學之事由此得釋

唐柳泌叙其父天平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

保名公如事元公名公非甚疾見大保未嘗不束帶

任大京兆監職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候太保

馬過方登車每暮東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

緘言終不以官達稍改太保常言于公卿間云元公

之子事其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也

家範卷之六終

家範卷之七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標高峯嘯喻岐梓

兄

弟

姑姊妹

夫

兄

凡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為弟而不恭者孰若象萬章問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



捐階簪輶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簪輶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簪輶不知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長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于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棲

朕都禮初

干楛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彤弓也天子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棲床也二嫂娥皇女英治牀欲以為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鸞陶思君爾怙怙

象見舜坐在床鼓琴愕然反言曰我鸞陶思君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as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來爾辭也。怛怛而慙，是其色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耳。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殺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僞，詐也。萬章言：知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蓄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

也。圍魚在水，鱸勞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倣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執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矣。偽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偽喜也。

為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惟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于有庠，或有人以為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者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



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蔽之意

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從民哉

象不得施教于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雖不使象得預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觀之





恩也然則第之不恭蓋所以彰兄之友也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畊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覈音能多糧中不被者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

逐其婦而棄之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爲事有少弟第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第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醢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立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弘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朔方節度使李光進弟河東節度使光顏先娶婦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婦母已亡光顏妻籍家財納管鑰於光進妻光進妻不受曰婦嘗逮事先姑且受先姑之命不可改也因相持而泣卒令光顏妻主之

矣

平章事韓滂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滂第淫戲于堂上誤墜階而死滂禁約夫人勿悲啼恐傷叔郎意爲兄如此豈妻妾宅人所能間哉

第

第之事兄主於敬愛齊射聲校尉劉璉音兄數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歡惟其父璉曰尚束帶未竟

梁安成康王秀于武帝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若此可謂能敬矣後漢議郎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庶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兄恩禮甚至

晉咸寧中疫頴川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袞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疾勢既歇家人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及毗病得差衾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瘦厲之不相染也

右光祿大夫顏舍兄畿咸寧中得疾詵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旆每述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兄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旆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共乃發棺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有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舍淳行贈以牛旨舍謝而不受或問其故吞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斲又未識人惠若當苟留豈施者之意也盛竟不起舍二



親既終兩兄既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諷勵家人  
盡心奉養自自嘗嘗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以  
至病愈

後魏正平太守陸凱凡琇坐成陽王禧謀反事被收  
卒于獄凱痛凡之死哭無時節日幾失明訴冤不已  
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  
諸親曰吾所以救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爾  
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燃火煖膏之

焚其鬢髮姊曰僕射妾多矣何為自若如是勣曰豈  
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復  
可得乎若此可謂能愛矣

夫兄弟至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詩云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又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同休戚  
不可與它人議之也若已之兄弟且不能愛何況它  
人已不愛人人誰愛已人皆莫之愛而患難不至者  
未之有也詩云母獨斯畏此之謂也兄弟手足也今  
有人斷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兩口爭

食相乾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異于虺乎

顏氏家訓論兄弟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棗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特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奴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也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可免夫兄弟之際匪空他人望深則易怨比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無頽毀之

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隙楹滄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踈薄群從踈薄則童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曠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踈而不能親也娣奴者多爭之地也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就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Orang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兄不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如愛子乎是父照而不明也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太伯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弄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迎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弄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復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吳王壽夢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



必致固於季札而止季札終逃去不受

漢扶陽侯韋賢病篤長子太常丞弘坐宗廟事繫獄  
罪未決空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悲恨不肯言於是賢  
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共矯賢令使家丞上  
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  
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  
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微不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  
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遂以玄成實  
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宜帝

高其節時上徵淮陽憲王爲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  
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徵感風憲王輔以禮讓  
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

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弟成不報  
既葬往哀經於冢廬而逃去鴻與九江人鮑駿相友  
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  
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  
恩而絕父不赦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泣歎息乃  
還就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居梁侯劉般卒子愷當襲爵讓於弟憲遁逃避封父  
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將優假之  
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  
賈逵上書稱愷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公以  
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  
之美其聽憲副爵禮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  
拜為郎

後魏高涼王弼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  
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爲質於後趙烈帝

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  
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  
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爲嗣孤不肯  
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  
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然兄弟之際宜相與盡  
誠若徒事形迹則外雖有愛而內實乖離矣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執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  
行公祿賞賜一皆入執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  
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執爲給事中廓答



書曰知須憂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龜使廓  
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梁安成康王秀與弟始興王憺友愛尤篤憺久為荆  
州刺史常以所得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若  
此可謂能盡誠矣

衛宣公惡其長子伋子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第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  
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  
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王莽末天下亂人相食沛國張孝弟禮為餓賊所得  
孝聞之即自縛請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  
大驚並放之謂曰且可歸更持米糶米孝求不能得  
復往報賊願就烹象鼻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北漢淳于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又齊  
國兒萌梁郡成二人兄弟並見執于赤眉將食之  
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彭城孫棘弟壽應充行坐違  
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非應百死

棘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  
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并心赴死  
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  
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妾家道不立君已有二  
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勿加辟命  
并賜帛二十四

淝江陵王玄紹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  
其音新異非共聚食必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  
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鬚齒魁梧為兵所圍二弟

入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夫賢者之於兄弟

既以天下國邑讓之或爭相為死而愚者爭錙銖之  
利一朝之忿或鬪訟不已或干戈相攻至于破國滅  
家為他人所有為在其能利也哉正由智識褊淺見  
近小而遺遠大故耳豈不哀哉詩云彼令兄弟綽綽  
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其是之謂歟子產曰直鈞  
勿賤有罪然則兄弟而及於爭雖俱有罪第為甚矣  
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後嫡庶更相憎嫉  
母既殊情子亦異黨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遇祥無道朱子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友之自後朱賜祥餼覽先嘗朱輒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于祥仕至光祿大夫後魏僕射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與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又無間然皆冲之德也

壯齊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嚴三年武平仲暉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唐中書令韋嗣立黃門侍郎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兄弟苟能如此矣異母之足患哉

姑姊



齊攻魯至其郊望見野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  
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  
人隨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  
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  
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之曰所抱者  
誰也所棄者誰也婦人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棄  
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將及於追力不能兩護故棄  
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  
又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凡之

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向私愛七兄子而存妾子幸  
而得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  
與也大如是則魯君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  
窮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  
國於是齊將案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  
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  
公而况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  
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梁節姑姊之室失火兄子與已子在室中欲取其兄

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欲  
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  
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趣火婦人曰梁園豈可戶告人  
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  
投吾子爲夫父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竟赴火而  
死

漢郃陽任延壽妻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  
爭養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  
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噲獨今乃語我乎遂報

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曰與田建田建

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

兄之心雖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

中財物盡以送汝惟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

而饑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

外又繼以之饑何面目以生而載天覆地乎延壽慙

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

又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  
汝兩弟遂以緘自經而死左馮翊王謙聞之大其義

令縣役具三子而表其墓

唐冀州女子王阿足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為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柴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旣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於家

夫

夫婦之道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歟

艮下兌上咸彖曰止而說男下女故娶女吉也巽下

震上恒彖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蓋久常之道也

是故禮塔冕而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之也既而婿

乘車先行婦車從之及尊卑之正也家人初六聞有

家悔亡正家之道靡不在初物而驕之至於狼狽沒

不可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昔舜為匹夫畊漁于

田澤之中妻天子之二女使之行婦道于翁姑非身

率以禮義能如是乎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  
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承承君子唯  
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  
出汲修行婦節鄉邦稱之

扶風梁鴻家貧而介潔勞家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  
垂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  
對不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  
舉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籠織績  
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  
下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  
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  
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  
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推髻着布衣  
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  
之曰德曜遂與偕隱是皆能正其物者也夫婦之祭  
以敬為美

晉白季使過冀見冀欲釋其妻值之敬相待如賓與之婦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從之卒爲晉名卿

漢梁鴻避地於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廬下爲人賃舂每婦妻爲具食下取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儻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

晉太宰何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驛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比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若此可謂能敬矣

昔莊周妻死鼓盆而歌漢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爲夭夫何恨太尉王龔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嘲譏之晉太尉劉寔喪妻爲廬杖之制絲枲不御肉輕薄笑之寔不以爲意後莊薛舟義而王劉循理其得失豈不殊哉何譏笑之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





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  
家爲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爲曹后所  
制廢武悼楊太后于金墉絕膳而終因感懷太子於  
許昌尋殺之唐肅宗爲張后所制還上皇於西內以  
憂崩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爲天子制  
於悍妻上不能保其親下不能庇其子况於臣民自  
古及今以悍妻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  
然則悍妻之爲害太也故凡娶妻不可不慎擇也既  
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其物也其或驕縱悍戾訓  
厲難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弃也夫婦以義合義終  
則離之今士大夫有出妻者衆則非之以爲無行故  
士大夫難之按禮有七出顧所以出之用何事耳石  
妻寔犯禮而出之乃義也昔孔氏三世出其妻其餘  
賢士以義出妻者衆矣奚虧於行哉苟室有悍妻而  
不出則家道何日而寧乎

家範卷之七終

家範卷之八

妻上

十八世孫霑十九世孫鏘滿嶧熾嶮峻梓

太史公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擒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婦順為說說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為物之統也可不慎歟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



家範卷之七終

家範卷之八

妻上

十八世孫霑十九世孫熾滿嶧熾嶮嶮嶮

太史公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而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擒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婦順為說說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為物之統也可不慎歟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



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也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爲德不以強辨爲美也漢曹大家作女戒其首章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謹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又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柔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又曰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誠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歡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雖以賢女之行聰睿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名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微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姑矜善而夫主佳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  
若夫恣愚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  
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與之臻是以  
美惡而過宜姑恣而夫愠毀譽布于中外耻辱集于  
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  
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  
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無斯二者足以  
和矣若此可謂能柔順矣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易曰柔順利

貞君子攸行又曰用六利永貞晏子曰妻柔而正言  
婦人雖主于柔而不可失正也故后妃踰國必乘安  
車輜軒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  
則結紉網繆

在內親身衣服也常結紉以自纏顏師古曰組紐  
之屬所以自結故也

野處則帷裳塵蔽所以正心一意自飲制也詩云自  
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適主也故婦人夫不在不為容飾禮也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不許作柏舟之詩以見志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  
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之來也保母至矣  
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遭  
於火而死

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  
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志持其符使者  
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  
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  
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于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  
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  
之女曰夫人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  
醮終身不改不幸過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  
得去終不聽

梁寡婦高行榮於色而美于行早寡不嫁梁貴人多



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妾守養其幼孤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慕貴而忘賤弃養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操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童孤也王之求妾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于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從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官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乃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紉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供老母妾既許諾之矣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黃

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吳許升妻呂榮郡遭寇賊榮踰垣走賊持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恐叩頭謝罪乃殞葬之

沛劉長卿妻五更桓榮之孫也生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嫵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大疫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隱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

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六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尔宗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妻縣邑有祀必膺焉

渡遼將軍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婢以輶輜百乘馬四十四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





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  
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  
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  
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  
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遂甚為患  
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謂曰禮宗云

魏大將軍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宣之女名  
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  
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

兩耳居止嘗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  
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  
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  
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計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辭  
令女于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  
語不應發被視之流血滿床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  
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接弱草耳何  
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賊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  
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飾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  
吾豈爲乎司馬宜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養爲曹氏  
後

後魏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  
洪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  
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家暇抱恁于黃墟耳  
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借老  
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翁子襁褓願當以  
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  
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  
血滂然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于  
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觀  
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餘時子緝生未十旬鞠  
育于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  
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母尚有異議  
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  
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  
反其執意如此

滎陽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二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養奉禮無違兄孫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祿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隋大理鄉鄭善果母崔氏周末善果父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父考雖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再無適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

兒弃兒為不慈背夫為無禮宜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感慈非敢聞命遂不嫁教養善果至于成名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僻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言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啗其家

韓觀妻于氏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觀雖生長膏腴家門最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觀從軍没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

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  
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  
至于親族之家絕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  
不出戶庭簾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  
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閭

周號州司戶王疑妻李氏家青齊之間疑卒于官家  
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關  
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  
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

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  
可以一手拜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塚  
聚而差之或爲之泣下聞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  
爲賜藥封瘡卹李氏而嘗其主人若此可謂能清潔  
矣

家範卷之八終

家範卷之九

妻下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噪嵩嶧嶧喻岐梓

禮自天子至若命士媵妾皆有數惟庶人無之謂之  
匹夫匹婦是故閔雅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豈  
苟窳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至於樛木益斯挑天芥  
官小星皆美其無妬忌之行文母十子象妾百斯男  
此同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

妬笑



家範卷之八終

家範卷之九

妻下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嘒嵩嘒嶧嶧岐梓

禮自天子至於命士媵妾皆有數惟庶人無之謂之匹夫匹婦是故閔雅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豈柔約寃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至於樛木益斯桃夭芣苢小星皆美其無妬忌之行文母十子象妾百斯男此問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妬笑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有文公孫圉  
以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角與其  
母素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  
漫故無思與人勸共隘尼富貴而不顧無禮亦此三  
者何以使人必遊叔隗夜看來姬以角為才因請於  
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白子而已  
下之

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偕掃除十有一年矣未  
嘗不捐衣食遺人之鄰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

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  
知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奪王  
之寵哉不敢以私蔽公也

宋女宗者鮑蘊之妻也既以養姑甚謹鮑蘊去而仕  
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為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  
請問鮑蘊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媿謂女宗曰  
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媿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  
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貞順者婦  
人之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抗夫室之好



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  
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  
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為首奴不教吾以居  
室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  
姑愈謹宋公聞而笑之表其間弼曰女宗

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三選入太  
子宮接待同列先人後已由此見寵及帝即位常以  
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  
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未幾立為皇

后是知婦人不妬則益為君子所賢欲專寵自矜  
愈疎矣由其識慮有<sub>近</sub>故也

後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  
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費不妬忘  
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  
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  
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  
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性謝太后太后有慙色  
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沒于地以從先



君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  
居長壽宮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  
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  
后聞之歎馳至晉陽視病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  
莊宗泣諫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非  
哀不飲食逾月亦崩葬宗以妾母加於嫡母劉后瑞  
不愠况以妾事女君如禮者乎若此可謂能不知如  
葛覃美后妃恭儉節用服浣濯之衣然則婦人固  
儉約爲美不以侈麗爲美也

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湖望諸姬主  
請望見后袍衣粗疎反以爲綺數就視乃笑后辭曰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性不喜  
入遊觀未嘗臨御憲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  
宮希嘗從行後天子之后猶如是况臣民之妻乎  
漢鮑宣妻桓氏婦侍御服飾著短布裳挽鹿車  
梁鴻妻舂綺編著布衣麻屨操緝績之具

並見夫門

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



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卷自市  
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惟為澧州  
刺史主後悻行郡縣間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  
供具主至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關茸約所至  
不得肉食駟吏立門外兒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於  
京師象謹說以為異事悻在澧州三年主自始入後  
三年間不識刺史厥後彼天子之女猶如是况寒賤  
亟若此可謂能節儉矣

古之取異婦未有不恭其夫者也曹大家女戒曰得

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  
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因艾若  
專心正色禮義貞潔耳耳無塗听目無邪視出無冶  
容入無廢飾無聚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  
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輪

陝輪不定貌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  
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是以冀訣之妻媿其夫  
相待如賓梁鴻之女饋其夫舉案齊眉若此可謂能



恭謹矣

易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詩葛覃夫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工爲締綌服勞辱之事采蘋采芣美夫人能奉祭祀披后夫人猶如是况臣民之妻可以端居終日自安也乎魯大夫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乎惧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母嘆曰魯其忘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間也王后親織玄統

玄統冠之垂前後者一云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

公候之夫人加之以紘纒

既織統復加之紘纒也紘纒之無纓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纒冕上覆之者也

紳之內子爲大帶

紳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纁帶也

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衣

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



之士皮弁素績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社而獻事蒸而獻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黍蒸而獻

布帛之屬也

女方纁纁則有辟古之制也

辟罪也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心无人之業

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

先人耳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

絕嗣也

漢明德馬皇后自爲衣桂手背瘰裂皇后猶尔况他

人乎 曹大家女戒曰晚寢早作勿憚風夜執務私

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勤也若此可

謂能勤勞矣

爲人妻者非徒備此六德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成其

令名是以卷耳求賢審官殿其雷勸以義汝墳勉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以正鶴鳴警戒相成此皆內助之功也自塗山至于太姒其徽風著于經典無以尚之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瀆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有生過非后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故鶴鳴樂擊鼓以告旦后夫人必鳴珮而去君所禮也

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

楚莊王初即位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勤于政事不倦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適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鬻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卒成霸功陶大夫荅子治陶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妻數諫之荅子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舉牛而賀之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妻獨抱兒而泣姑怒而數之曰吾子治陶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婦獨抱兒泣何其不祥也婦曰夫人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結于子孫名垂于後世今夫子則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遂禍必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弃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以老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歎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緡往

聘迎之於陵子終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我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子意可乎妻曰夫子織履以爲食素才辱而無愛者何也非與物無治乎左乘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飽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與相逃而爲人灌園

漢明德馬皇后數規諫明帝辭意款備時楚欲連年

不斷因相証引生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  
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降宥時諸  
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  
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  
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庶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  
求利不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  
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

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齒成于機杼  
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  
織也則損失成功穉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  
言復終還業遂七年不及妻常躬勤奉姑又遠饋羊  
子

吳許升少爲博徒不治操行妻呂榮嘗躬動家業以  
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  
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

解二終不肯歸并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唐文德長孫皇后崩太宗謂近臣曰后在宮中每能  
規諫今不復聞善言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此  
皆以道輔佐君子者也

漢長安大呂里人妻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  
徑聞其妻之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父為中  
謫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  
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  
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  
請開牖戶侍之還其家乃誦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  
居樓上東首開牖戶而卧夜半仇家果至齧頭持去  
明而視之乃其妻有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  
不殺其夫

光啟中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揚州城中食盡人相  
食軍士掠人而賣其肉有洪州商人周迪夫婦同在  
城中迪餓且死其妻曰今餓窮勢不兩全君有老母  
不可以不歸須鬻妾于屠肆以濟君行道之資遂詣  
屠肆自鬻得白金十兩以授迪嗚泣而別迪至城門



以其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守者不之  
信與共詰屠肆驗之見其首已在案上衆聚觀莫不  
嘆息競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古之節  
婦有以死殉其夫者况敢庸奴其夫乎

家範卷之九終

家範卷之十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慄蒿嶧噉喻岐梓

舅甥

舅姑

婦

妾

乳母

舅甥

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及而



以其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守者不之  
信與共詰屠肆驗之見其首已在案上衆聚觀莫不  
嘆息競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古之節  
婦有以死殉其夫者况敢庸奴其夫乎

家範卷之九終

家範卷之十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慄蒿嶧噉喻岐梓

舅甥

舅姑

婦

妾

乳母

舅甥

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及而



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涓  
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涓  
陽之詩

漢魏郡霍諝有人誣諝舅宋光于大將軍梁商者以  
為交刊文章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  
奏記于商為光訟寃辭理明切商高諝才志即為奏  
原光罪由是顯名

晉司空郝鑒頗邊貯飯以活外甥周翼

見伯叔父門

鑿堯置為刻令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此皆舅甥  
之有恩者也

舅姑

舅子稱姑慈而從婦聽而媿禮之善物也

禮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恣

庸之為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為隱之不表明其犯禮之過也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

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禮也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

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承國家之笑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笄之為器似管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束栗段脩之贊

婦

內則婦事舅姑與子事父母畧同



見子門

舅沒則姑老

謂傳家事于長婦也

家婦則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

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于家婦

以其代姑之事介婦教婦也

舅姑若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

婦無敢敵耦于家婦

雖有勤勞不敢掉箸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下家婦也命爲使令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婦事舅姑者也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姑

不敢專行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于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菴蘭則受而獻請舅  
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

君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  
之

曹大家女承曰舅姑之意豈可失哉固莫尚于曲從  
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從命姑云尔而非猶宜順命

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  
曰婦如影響焉可不賞

影響言順從也

漢廣漢妾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  
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  
值風不特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  
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  
姑恠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會謹其子  
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

在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及妻嘗躬動舂姑嘗有食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君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婦亦可幾諫也

後魏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悲私為醞釀為有司所亂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王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杖奏文成

義而赦之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撻擊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惧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若盧氏者可謂能知義矣



詩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知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舜妻堯之二女行婦道于虞氏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穆宗之母妹母懿安郭皇  
后尚父子儀之孫也適工部尚書杜悰建事舅姑杜  
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千人主早委怡順  
奉上撫下終日暢暢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  
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承奉大族時歲獻  
饋吉函聘聘必親經手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

羹主未養蠶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  
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令彼天子之女猶不  
敢失婦道奈何臣民之女乃敢恃其富貴以驕其舅  
姑為婦若此為夫者宜弃之為有司者治其罪可也

妾

內則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妾事女君猶臣事君也尊卑殊絕禮節宜明是以錄  
衣黃裳詩人所刺慎夫人與竇后同席袞益引而却





之並宏請尊下傳師冊劾奏其罪皆所以防微杜漸  
抑禍亂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已以下之猶當更抑退  
避謹守其分况敢挾其主父與子之勢陵慢其女君  
乎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姜氏秦滅  
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其奉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  
守寡傅姜有子代後傅姜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  
謹夫人謂傅姜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  
不顧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于

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  
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  
便之傅姜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公  
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  
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  
忠臣事君無時懈恪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  
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俱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  
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王君之母雖子欲尔衆  
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姜退而謂其



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歎君外使我處內逆也處逆而生豈君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後唐莊宗不知禮尊其所生為太后而以嫡母為太妃太妃不以愠太后不敢自尊二人相好終始不衰事見妾門

是亦近世所難

乳母 保母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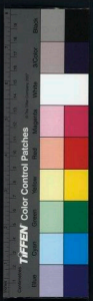
內則異為孺子室于宮中

持歸一處以處之

釋子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象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亡妾食乳之而已

他人無事不往



魯孝公義保臧氏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  
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  
長爲懿公孝公時諱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  
宮養公子稱括之子曰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  
而自立求公子稱于宮中入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  
稱衣其子以稱之衣卧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  
抱稱以出遇稱之舅魯大夫于外舅問稱死乎義保  
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  
保遂抱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以是請

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爲孝公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誅諸公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

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乳母與

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識之曰乳母固無忘乎

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

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

母倘知其處乎而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

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

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



臣曰今魏國以破亡族已滅矣子匿之尚誰為乎母曰吁夫見利而反上者逆畏死而弃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矣乳母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昔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奈君聞之貴其能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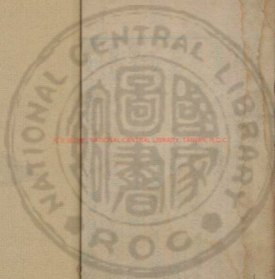
唐初王世充之臣獨孤武都謀叛歸唐事覺誅死子師仁始三歲世充憐其幼不殺命禁掌之其乳母王蘭英求自坑鋸入保養師仁世充許之蘭英鞠育備至時喪亂四飢人多餓死蘭英乞丐捃拾每有所得輒歸哺師仁自惟啖土飲水而已久之詐為捃拾竊抱師仁奔長安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育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誦可封壽永郡君

五代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入朝右衛大將軍王景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Orange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Color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JAPAN, R.O.C.

